

夏子华 著

春秋初霸郑庄公



中国文史出版社

夏子华 著

春秋初霸郑庄公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初霸郑庄公/夏子华 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7

ISBN 7-5034-1676-9/K·1130

I. 春… II. 夏…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3474 号

责任编辑:杨玉文 总策划:楚天遂

文字统筹:胡传荣 装帧设计:刘林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刷装订: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13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5 字数:420 千字

印数:10000 册

版次: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印厂负责退换。

《春秋初霸郑庄公》 指导委员会

主 任 郑宝贵/政协荥阳市委委员会副主席、荥阳市人民政府世界

郑氏联谊中心主任

总策划 楚天遂/中共荥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委 员 崔道怡/著名编辑家、评论家,《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

章仲锷/著名编辑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原常务副主编

吴 锐/著名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鲁民/著名评论家、杂文家,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杨立元/著名评论家、作家,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林 童/著名青年评论家、诗人,《时代作家》主编

《春秋初霸郑庄公》 指导委员会

主 任 郑宝贵/政协荥阳市委员会副主席、荥阳市人民政府世界
郑氏联谊中心主任

总策划 楚天遂/中共荥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委 员 崔道怡/著名编辑家、评论家,《人民文学》原常务副主编
章仲锷/著名编辑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原常务副主编
吴 锐/著名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鲁民/著名评论家、杂文家,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杨立元/著名评论家、作家,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林 童/著名青年评论家、诗人,《时代作家》主编



楔子

仁义礼智信在历史长河中强有力地兴波助澜。

卷入其间,我们无助,无奈;我们又骄傲,自豪。

现实生活,给我一种时时冲击的热浪。我的激情又总是格格不入地被浪涛打翻。偶尔寄情山水,也被人为地阻隔:那一关一卡的门票,一介凡夫是难以活得洒脱与自在的。好在高科技的网络,以其廉价的方式可以接纳我,犹如慷慨的慈善机构,悄悄地收留着我这个逃亡的难民。

原以为网络虚拟世界辽阔幽远,却也是个俗世凡身的现实之地。而那分分秒秒的流逝,浪费了生命还得掏腰包埋单。

索性蒙头大睡。

睡眠有益健康,休息能调整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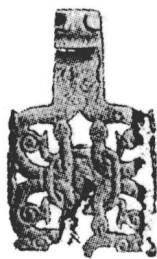
像动物般的冬眠(好像我不是动物似的),醒来就得忙活。勤劳是持家的美德。天性又懒散得要命的我,决定过一遭游神野鬼般的生活。

流浪逼迫着我的手脚失去精神的统帅,很自然地成为北漂的一员。身陷闹市的孤影,选择的自然是随波逐流。习惯这车来车往,混迹在茫茫人海。被高楼大厦挤压,又被灯红酒绿吸引。不知天南地北,早已忘却归乡的旅程。

和尚也知撞钟与打坐,而青春的血于我是在何时停止了沸腾?

以上类似的记忆难以言状。我也深知带着浮躁去跟踪历史的荒唐可笑。走进春秋远古,我的神情肯定好不到哪里去。我内疚的心将时时纠缠。对历史知之甚少,而又逃避于远古的洪荒;权当是一种灵魂的历险,借无助的方式去探寻现实真空的虚缈。也愿用这种敲打样式,来证实此刻我还活着?

大凡着手写作,似乎要有一个名分。孔夫子说:所谓名正则言顺。这些,我很抱歉。因为要写的故事,是自己觉得好玩;我放弃任何目的和动机。我也没有写作





方面的天赋，自然不敢奢求作家的桂冠。自知会落个路上死路下埋的命运，也不存在出书成名的欲望。

接下来也知道，我正在挖掘春秋初期郑庄公的坟墓。作为盗墓者，我懂得郑氏坟墓并无太多值钱的东西。或许是我人生旅途第一站在郑州这星点关系，多少也曾听到关于郑庄公本应成就初霸的美梦终于破灭，也更有一种冲动，想亲自去磕叩，为他洒几滴杯中残酒，祭祀远古的幽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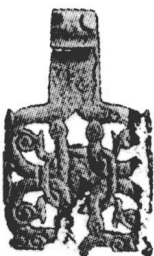
于是，我不得不再次伸出我的小脑袋向着你的镜头张望：现在你可以明白了吧？我没敢找名分就是还有更重要的——作为几千年文明发祥地的中原大地，我就是拥有任何名分也万不能班门弄斧。

我的时间有大把大把的似乎没地方撒。可郑庄公给我的时间是有限的。他沉睡了二千多年。我再无聊也不能过于去打破他老人家熟睡的梦。

更为罪过的是，原来对他的盖棺论定的一切，由于掘开的星点残瓦破砖，我也不愿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疑点。虽然我明知：以我这点现代小常识无法深究其渊，又有碍于语言的沟通不便。真不明白鲁迅先生他们当初为何那般绝情，一个运动就让文言文不能蕃衍了。我便是在白话文的溪流中嬉耍大的。由于性格的温顺，又特别的贪玩，于之乎者也都不及，何奈那爬满龟身的甲骨神灵？

哀哉。哀大哉矣！

于是敲打就更为卖力。牛犟劲只能让郑庄公更恼怒是难免的。是既来之则安之鼓励着我前行。因为，一时半载我是出不去的，觑见郑庄公后不能撒腿就跑。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肯定有个了不起的女人，这便让我有幸拜会了他的母亲武姜。随之，该出场的人物便粉墨登场了。





新郑。方圆几公里的小镇。周边零散着小村落。

这个不显眼的小镇，在公元前 756 年算是繁华的都市。几条纵横的街道，却也车水马龙。由竹篾浆糊的灯笼，衬托着火热的街景。三三两两的文人墨客进出饭店酒肆，编钟乐器传扬着宫廷的生机。

店小二肩上搭的白巾和腰上系的围裙，依然那样醒目；客来就上水，客走就擦桌，时不时也顺着抹着汗水和鼻涕。店老板保养得很福态，安详地叼着旱烟杆仰靠在睡椅上。长而不高的桌几则闲置在前方。桌几上面摆着一盘水果，开水正腾着热气。两个妙龄女子一直不敢清闲，一个在揉老板肩背，一个在捏老板大腿。店老板便是在这妙境中，一边咳嗽一边死劲地吞烟。

那时候，象征最显贵的建筑就是砖瓦构造的庭院。只有贵族才能出沒的饭馆酒楼，其建筑也随着社会的演进而适应。当然，它们与如今宏伟的国际大厦在高度与深度上是无法比拟的。楼的概念在那时算是很引人瞩目的，其实上下也就只有两层。高层建筑则是用于军事设施，比如烽火台、瞭望塔；再就是用于水利工程指挥和气象观测。

这座酒楼，据说是申侯的远房叔侄正在苦心经营。郑国的执政长官郑武公算是权重任远。他至今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也不说明他没有深谋远虑；加上夫人武姜枕边时时吹来的劲风，对酒楼之事是怀有恻隐之心的。

武姜未征得郑武公的同意，便潜派一名亲信会见父君申侯，恳请父君在众亲属中急派党徒来郑。其用意则是不让肥水流入外人田。

当朝有两位高级将领对申国派来的商贾很不放心，便连夜赶进宫来。此时，郑武公正在勤政殿批阅周朝各诸侯呈上的奏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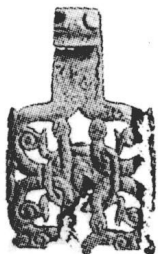
“国君，祭仲大夫和公子封大夫觐见。”宫廷总管孟相棋在门外禀告。

“有什么事明天朝拜天子时面呈。”郑武公威严地说。

孟相棋退在一旁，向祭仲和公子封说了一声：“请回吧？”

祭仲显然要退却。而公子封执意要面君，并提高声音诚恳地说：“国君，我是公子封。特来向您禀告的是关于我们郑国内务的要事，与大周朝廷无关。”





“既然是内务之事,那请两位大夫进来吧。”郑武公准允了。

君臣席地而坐。郑武公一边整理竹简,一边笑着问:“两位爱卿深夜求见,想必是咱郑国的紧要政务?”

“正是,国君。”祭仲先开口,“今天我在竹屋斋聚会,得知在城东兴邦大道繁华地要建一座新郑大酒楼。”

“那是好事啊,这对促进我国发展大有帮助呀。”郑武公显然很感兴趣。

“问题是,这新郑大酒楼不是咱本国人经营。”祭仲接着说。

郑武公虽然公务缠身,可夫人武姜的提议他是记得的,却万不敢确信这即将建设的新郑大酒楼就是中国人投资。他知道中国历来重视发展农业及手工业;而夫人建议的国舅公子们又没有一个懂商业的,别说经商,就是提到商人他们也是一个个嗤之以鼻。那时经商并不是光彩的行业,多半是不得已之人而从商的。政府对商业也不懂得计划管理。所以什么人经商,以什么经商,开什么楼,建什么馆随你乐意,政府是很粗放的。

祭仲没有看出国君不高兴,便大着胆说:“按理依法,干涉平民经商这不是周朝天下和郑国臣子的事。身为武将,只管带兵打仗杀敌保太平;身为文臣,则上呈民意下传君令并严格执行。可是,今天这新郑大酒楼一旦落入他国人投资经营,势必给我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后果?请说说看。”郑武公显然来了精神。

“是的,国君。一旦新郑大酒楼建成,又的确落入他国人经营,就难保不是另有所图。开店做买卖的哪个国家还不一样能挣到钱?在国君您的恩泽下,郑国越来越富强。国都东迁新郑后,已呈现空前的繁荣新貌,越来越成为天下所向的集政治、文化、军事于一体的中心。而据微臣分析,一个普通的商人,我们当然犯不上去提防什么;可如果商人的背后有一双巨大的无形的手在操纵,那么,微臣敢肯定,那一定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才是。”

“那么,公子封大夫也是这么认为的?”郑武公转向频频称是的公子封。

“回禀国君:在下的确认为祭仲将军说的有理。而且,以臣愚见,就目前,全天下也没有哪位商贾会有如此实力可以计划建这么宏伟的工程啊。”

“依两位爱卿的意思,肯定有某国国君暗中支持撑腰,并为此拨出大量银两。可眼下还仅是听说不是吗?你们继续暗访调查,尽量掌握更详实的有力凭证,并了解到底是哪个国家在支持,他们接近我们到底用意何在。如果是为了挣钱,那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新郑各国人口进出很多,酒店投建于闹市这很正常。有个别君主的公子们想从中牟利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一旦发现来者是搞阴谋破坏,甚至是插入我国内部企图里应外合,我决不善罢甘休!”



祭仲与公子封退出后,一边往回赶路,一边却叹着气。公子封这个直性子对祭仲说:“国君真是太英明了,他不愧是号令天下的英雄。祭将军,今晚我们去觐见国君是不是显得有点急?人家酒楼毕竟还没有正式落成,可我们就大敌来临般的,真是有失体统啊。”

祭仲爬上马车,对着与自己并列而行的马车上的公子封说:“今天您的表现就很好,我怕您沉不住气要质问国君。”

“有什么理由质问国君呢?深夜进宫已经是失礼了。我是听您说了事情的严重性才陪伴您一同拜见国君的。何况有文武全能的祭仲将军您在啊。”公子封总算坦然了。

春秋时期的马车是跟当今的轿车没法比的,可功能又有些差不多。马车分类视其用途可分为两大类:官车和战车(犹如今天的民用车和装甲车)。那时的车马是有严格的等级区分的,是身份的象征。祭仲与公子封都是郑国军政界的核心人物,他俩乘坐的自然是同类型的战车。

历代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用实力说话。真刀真枪的拼杀凭的是勇武。而作为重要装备的战车,除了马壮那当然就是车身牢靠。车身在这里应该泛指除马之外的一切,包括缰绳、轮子、车轴、车厢等各个组成部分。马车这个自然并列的词组,是不可分割的联合体。有马无车那是马,有车无马仅是车。而春秋时期的车是被动的,要使马车活动起来主要的纽带是缰绳。官用车在交通方面是个重要的工具,但决不是非马车不可。有时只乘马而飞奔得更快。可马车注入的含金量是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故装饰往往讲究豪华和气派。那个年代的气派多半也是几丝挂帘的绸缎,而豪华则由绸缎的颜色和质地来表现。所以,官用车与战车在性能上的区别明显地受条件的限制而不同。战车的技术含量则事关人命与战争的胜负。

郑国迁都新郑,在战略目光上,与周平王东迁洛阳是一样的。拓疆固国,寻求生机。郑武公因是宗亲,在朝廷又拥有绝对的控制实权,在土地上又占了近水楼台,形成卫国方式紧密团结在周天子的自留地势力范围也是情理之中。论功行赏,郑武公当然无法享有先辈,如封于鲁的周公、封于齐的姜尚、封于燕的召公,那么富饶而辽阔的封地了。

祭仲和公子封这晚从郑武公勤政殿出来,心情随着战车轧出一道道深深而鲜明的印记。





二

兴邦大道是洛阳中轴平行线上的一条繁华大道。而它的城东则是郑国首府的良好基地——号称为万顷良田。70%归郑国国君所有,即属国有;30%则是郑国有功之臣大小不一的封地。这也是典型的井田制的产物。稻麦发育、生长、成熟的全过程,人们都能目睹那井然有序、生机盎然的壮阔风景。

郑武公一大早就向全国颁布了一道命令:爱护耕田,全民勤俭。

这算是很有建设性的法规。昨晚祭仲与公子封离去的背影,使郑武公深感责任的重大。以农为本,而耕田才是农业的保障。凭那时的建筑技术,还不可能建造高层建筑,这就势必在土地上铺展。政治、军事、文化再如何发展,没有粮食为基础一切都免谈。既然没有掌握新郑大酒店的幕后支持情况,提前颁布这道命令是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只要不破坏耕田,那后面的政治阴谋还是军事阴谋郑武公有的是机会调查。

调查组长是祭仲大夫,公子封担任副组长。祭仲和公子封觐见国君得旨,对国君的果敢英明深深佩服。政治抱负和军事谋略是衡量一个国君的标准。祭仲最了解国君的高瞻远瞩。在大臣议会殿,组成了以祭仲为首的临时执行机构,内务总管孟相棋也是其中的成员。随即,他们全面展开了秘密调查。

参与调查的大臣都清楚,也就是从今以后要更密切地关注被调查对象的行踪及其有关的蛛丝马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当然也不排除捕风捉影,至于造成错杀滥杀据说是出于无奈的。

孟相棋身为内宫总管,无论国君寝宫还是嫔妃后宫,都无条件地受其监察。身为宦官,按照周朝律制本应做到看到也装做没看到,听到也装做没听到;绝对地紧跟国君的坐卧起居节奏,随国君的喜怒哀乐而和声共鸣。孟相棋之前有史可查的内务宦官均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由这批宦官包扎起来的厚厚城堡,才有效地保护着国家的心脏。她们又是国君的传声筒,真是国君咳嗽她们就感冒。

郑武公因长期辅佐周朝天子,郑国的政务就全权委托老谋深算的关其思主持。关其思十多年前与郑武公在洛阳不期而遇,郑武公与他的交谈是在周天子



圣殿的台阶上展开的。几个话锋后，见其貌不扬的关其思睿智非凡，郑武公当即便要力荐给天子。可关其思委婉推辞了。郑武公一脸不解：“你要治国平天下，就要面见天子，并在朝廷拥有席位才行啊。我既然答应全力推举，并且领你马上去拜见天子，你怎么又要推辞呢？”

“在下今天心愿已了，所以别无他求了。”关其思向郑武公行大礼后，便阔步而去。郑武公是在满脑的好奇与迷惑中，于第二天又得见关其思的。这一次关其思一大早就在郑国的宫门前恭候。郑武公为了释却心头的疑团，破例取消了周天子的早朝。

勤政殿那时的政务并不繁杂，严格上讲只能说是郑武公上朝归来静心读书的地方。当然，也在此偶尔接见诸侯使者，有时也在此代天子批阅各种奏折。是这个关其思点燃了郑武公的雄才伟略，静养斋也就顺理成了勤政殿。是关其思那一臣不事二主的原则与立场，这勤政殿便直接由关其思主持。

郑国的政治面貌从此走上了正常化轨道。耕田垦殖空前地活跃起来，食邑的粮仓堆积如山。被雨水浸泡或过期的谷物，则令专人酿成美酒。关其思并不像当时的士卿大夫那般对商人鄙视，而是组织了宫廷的宦官与地方官，把酒推销到全国各地，所得银两，以充军饷。

鉴于当时诸侯各怀心胎，一个个铆足劲扩张备战，惟有郑武公一心向着朝廷，所以郑武公更得周天子的信任与宠爱，以致诸侯们都要看郑武公的脸色行事。每个诸侯内心也因此松懈了对郑国的警惕，而确信郑国国君缺席也无心顾及发展郑国国力。谁也不会料到郑武公会把立国重托交给外族人，更没有谁相信行大夫之职的关其思，在郑国能一直拥有国君授予的绝对实权。

竹屋斋坐落在新郑的宫廷西侧。这个极其简朴的斋驿，是武官文官和宫女最爱光顾的聚会之所。

几个宫女说说笑笑地来到斋驿，老板娘老远就出门迎客。那时的微笑服务还没有掺入经济水分，绽放开放的是满脸的真诚与自然。这老板娘虽说徐娘半老，可也还是风韵犹存。只是郑武公因酒后顺势把这身后宫女搂入怀中，又冲动了那么一回。按惯例这女子可以告别宫女生涯，又因容貌不甚俊俏，也无法纳入后宫。身为宫女又不能宫女，赶出宫外又理由不足，孟总管便奉旨把原岗哨扩建并用竹子编成斋驿开起了业。这宫女原是国姓姬，由于自己行为不端，便隐姓埋名，从此以竹楼为伴做起了老板娘，默默地注目着宫内的万盏灯火。

正是这些活泼可爱的年轻宫女，让老板娘似乎找到了过去的自己。

“这下可好，宫廷有喜了。”一个胖胖白白的宫女说。

“谁说不是呢，娘娘这几天可整天哼着小曲呢。”身后推了一把的大眼睛宫女





笑得把头都弯下去了，过门坎时险些栽了个跟头。

“韵儿，小心点。”老板娘忙扶住那个叫大眼睛的韵儿。

“看到没有？干娘就是偏心眼。要是我栽到地上磕破头皮，干娘呀怕也说不定还没看见呢。”被推的那位胖胖白白的宫女回头对老板娘说。

“谁偏心眼呢？你们几个我都一样疼呢。”老板娘边说边上水，“对了，刚才说宫中有喜，可指的是哪位娘娘呢？”

“武姜娘娘。除了她还会有谁啊！”秀嘴比谁都快。

“这下姬公主可有小弟弟啦。”琴拍着姬的小手说，“公主说是不是？”

“是！”小公主才两岁，她是趁娘不注意时，常常跟这几个大姐姐出宫玩的。这些宫女原则上是二十四小时待班的，孟总管合理分工进行了轮班制才有了明确的休息时间。孟总管虽然职位颇高，可服侍郑武公的时间是无法实行轮班的。她的表率作用，后宫前殿的所有人员没有不钦佩的。至于刑罚，在孟总管期间很少施行，她总是那样仁爱地对待每个宫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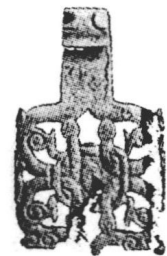
斋驿里的女人都享受着孟总管的宽仁，她们也从未尝过身陷宫中的险恶之果。与历代君主构筑的宫廷旋涡相比，这里可谓是风平浪静的港湾。这一张张璀璨的脸容无时不沉浸在幸福无忧的沐浴之下。宁静恬适的生活，的确是孟相棋和关其思这两位内臣的无私智慧创造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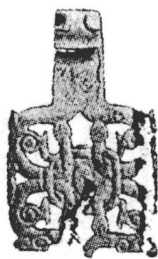
新郑大酒楼犹如天上随时掉下的巨石，势必会打破这个平静。而与后宫朝夕相处的宫女，其言辞将是一股助力，随时都可能把险峻上的危石推翻。这群弱不禁风的纤细身材的佳丽，她们还不清楚自身的这股魔力。与国外的力量，多半是由后宫嫔妃的裙带所鼓动。世袭的附属产物就是政治联姻，是门当户对的追宗溯源。郑国君的正室则是申侯的女儿武姜。卫嫔娘、陈嫔娘、楚美人们都是带着各诸侯国的最高血统加盟于郑国的正统宗室。

家天下的弊端是，内外都是亲人。而权力的本性则是六亲不认的。与其说调查组织是关其思、孟相棋的操纵，不如说是郑武公的政治制造。

关和孟的任何举动，无不是郑国君的真实流露。所谓组长的祭仲和副组长的公子封只是政治手腕的必然棋子。为了杀车保相而给出的政治台阶，在任何时候有任何可能。众多士大夫的君臣之道，则是心甘情愿争相卷入政治风暴，所谓身先士卒在所不辞。有道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啊！

循着一缕柔和的绚丽阳光，于斋驿的一角坐着一位顾主。从衣服质地与款式上可以辨别出这是一名非同寻常的文化人。虽说儒学正式发扬光大是晚于一百年后的圣人孔夫子创立，而那时文以载道的儒人身份在朝野都已得到普遍认同。这些儒人的全部能耐是察颜观色能言善辩，给错综复杂的问题指点迷津，大有破译天地玄机之妙。





仓颉创造了文字,也就正式打开了儒人的仕途之门。于之乎者也的嘘声中与舞剑抡枪的将军平分朝廷秋色。又因《诗》的神奇组合,处于春秋初期的文化撑着历史的马车扬鞭前进。

老板娘离开小公主姬,便去为这儒生沏水。儒生显然没有宫女们那般的沉稳和有耐性,刚一沏完便掀开碗盖送近嘴唇。他眉宇间掩不住的那过于清秀的美丽,着实令老板娘大吃一惊。儒生及时制止了老板娘的惊叫,并丢下一袋散钱:“你只管做你的生意,我只是来这儿喝水。”接着又附耳小声交待:“懂得祸从口出就好。”

郑武公的四轮大马车迟迟而归。宫廷护卫列阵远迎。郑武公以为是走错了门,可细一辨认却是自己的贴身近卫。

“今天怎么都站在门外迎接?”郑武公见到这种庄重的仪式倒感到有点不自然。

原来是关其思别出心裁地调整了宫廷纪律,对郑国的哨防也加紧了值勤。这于和平的郑国是一种新举措。而宫内由原来的武士一律换成了秀丽端庄的宫女值岗,给国君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觉。武士分布在宫廷的城门与巷口,屋顶也隐藏着许多的护卫。这样,既确保了宫廷的安全,又为国君所到之处呈上扑鼻的温馨。郑武公在朝的种种紧张,一回到国都便有了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很好。”郑武公一面巡视,一面称道。又对紧随左右的关其思和孟相棋说:“国家就是要建设成这样才好啊!”

“国君英明。”关其思说,“在下多年来就想着一件事,这就是要让国君树立绝对的权威。”

“放肆!”郑武公突然震怒,“在我们周朝天下,我仅是一位辅佐天子的大臣。而受周天子恩泽,我才能享受郑国这块封地。身为臣子,我哪敢贪图享受天子的大礼?辅佐周天子则是我的天职。”

郑武公此刻显然是很恼怒。孟相棋停止了脚步。关其思却紧趋几步:“国君息怒。微臣该死。微臣没能体察到国君身为周天子功臣的一片赤胆忠心,是微臣的失德。微臣又自作主张,让国君在日理万机之后没能开心,是微臣的失职。”说完便扑通跪地,低头深深地忏悔。

郑武公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径直往武姜的正寝殿而去。

孟相棋望了关其思一眼,无助地带着众宫女随国君走远。

跪地谢罪是要征得君主的许可,这种程序才算结束的。因为谢罪者要面向君主而跪才能体现尊敬之意,此刻君主去的是正寝殿,所以关其思转动着膝盖面君主去向而谢罪。



武姜保持着贵夫人特有的矜持。即使是多年不见的夫君,即使是望穿秋水的心上人,矜持的仪态维护着贵族女性的特有的自尊。绝不能喜形于色,更不得欢呼雀跃,以免失去体统,给人一种迫不及待的轻浮。申国虽说不是大国,可也名列侯爵。身为申国的公主,与生俱来的那种娇柔,加上宫廷生活的耳濡目染,武姜的聪慧才智又高于她的众多兄妹。是这天造地配,今生才得宠于周朝天子的功臣郑武公的。家族的荣耀与国母的仪容,这双重的塑造便是武姜魅力之源。她的举手抬足都有严格的标准,推杯换盏都要处处保持着端庄大方。谈吐的温文,眉目的尔雅,就连鬓发之间都能传达出她的气质和教养。

嫁到郑国依序登上国母的宝座,仅靠仪表和教养是不够的。卫氏陈氏蔡氏众嫔妃在这点上算是后嫔们共有的特质。而卫嫔娘今年才17岁,对于24岁的武姜,在年龄上,意味着美丽的递减方程式。那么,心计与手腕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权力特定定理,登上国母宝座也没有一帆风顺的惯性思维,更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万全之策。想要预防各种不测,就要有审时度势的高远谋略。机遇即使把握,而挑战则是无处不在。

郑武公宠爱谁,他是无需出具任何凭证的。他的到来就是皇恩浩荡。被他恩宠过的宫女是构成不了事实的,更造成不了对武姜的威胁。武姜知道,她如果生不了太子,在宫廷的地位就会受到动摇。小公主姬那不合时宜的首当其冲,整整两年形成了武姜权力的空白。是孟相棋的善良和宽仁才提供给她一息生存的空间。内宫主管如果心术不正,那国母的易位是特别简单的宫廷游戏。于是,武姜从内心很感激这位平凡而又举足轻重的女性。

女性的肚子孕育生命是天经地义的,而诞生权力的生命只有她身为国母的肚子。武姜每天都在祈祷,但愿上苍早日赐福给自己,好让自己度过这漫漫长夜,从而驱散她那莫名言状的恐慌。随着肚皮的隆起,武姜的希望之光也开始膨胀。未受孕前那100%的畏惧,上升为现在50%的担忧。当时的医学条件还无法确诊是男还是女。按照武姜的急迫需要,此刻满脑子只有一个期望——那就是100%的生下太子。可生下公主那也是很有可能的,她的第一胎就是铁证。

“夫人肚子都这么大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郑武公显然满脸喜悦。

“臣妾知道国君日夜操劳国政,也就不好分您的心。”武姜微笑着回答。

“哪里有比夫人怀孕更大的喜事让我更开心的呢?”郑武公握着武姜的手,并轻抚了几下。“这可是国家大喜的事情,夫人又怎么能不让我这夫君分享这份快乐呢?”

“臣妾做得不好,请国君恕罪。”武姜听得出郑武公那发自内心的欢愉,便自责起来。

“夫人不要自责。我也是太过于高兴才顺便说的,哪里有要怪罪夫人的意思



啊。”郑武公看到夫人那羞涩的红晕，在灯光下更显得动人，便情不自禁地注视着夫人那双丹凤眼。

“国君要上点心吗？臣妾这就去为您上点心啦。”武姜便欲起身，像少女躲闪追求的眼神。

“不用啦，我们早点就寝吧。”

武姜含情脉脉地注视着郑武公，温顺地点了点头，随手拨灭了烛火。





三

都城的布局,到过王家大院的人也许多少可以知道也就那么回事。只是随着封建帝制社会的推进,那宫廷才逐渐以高大的城墙包裹着所有的威严。而新郑国都的城墙,并没有与社会严重分离,那城墙是由原始的防兽演变到防敌。君主与臣民之间,这堵城墙是不起作用的。

那时候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更为细致的工作证件,更不要说暂住证了,任何布衣进出城楼是极自由的。因为有事去宫廷,任何布衣也是准许自由进出的。国君可以很自然地与平民交流对话,包括家长里短。

城东征用良田,老百姓是不敢相信的。这种信赖来自郑武公向全国正式颁布的告示。可城东的大兴土木又是铁的事实。于是,有几个老汉便来到宫廷要求面拜国君。孟相棋实情相告几个老汉:国君上朝还没有回来。孟相棋还奉上点心,请几位老汉在正殿坐下等候。正殿是公事公办的场所,却只相当于家族都拥有的客厅。而郑武公的勤政殿好似是用于外交事务的公共场所,是正殿再朝内进三个殿的右侧殿,相当于大族家庭的客厅。

正殿的整体是高大宽敞,原始森林的巨木在这里则林立成几排气派的梁柱。别说不能金壁辉煌,就连涂漆都不敢奢望。采漆是纯天然的,技术又过于原始,是把竹筒的一端削尖插入漆树,然后流进木桶等容器,这种采取所得的数量特别的有限,多半也只是用于漆箱子、床、案桌等。所以贵为宫廷的房梁支柱均是木质原有的本色。讲究的几个地方则是雕刻着满身的图腾。

地板由石块铺成,在石板上再铺上厚厚的草席,大家都席地而坐。案桌长方形,高度与今天的通用桌几差不多,安放点心水果用的。而屁股始终依赖土地(后来人们开始学会了撅屁股高坐),则不是节约能源——那时有的是取之不尽的木料。也不是为了节省人力,因为那时人们从事的除了农业便是手工业了。

郑武公回朝已是夜深了,老汉们立即躬身迎候。

“让大家久等了,请诸位贤者体谅。”郑武公觉得很过意不去,便吩咐厨房端上饭菜,决定与几位长者共进晚餐。

